

零号界石

■贾铁彬 慕佩洲

新时代之歌

祖国北疆，科尔沁草原的东部边缘，草木茂盛，湖沼众多。广袤无垠、人迹罕至的大草原，自然成了部队演训的绝佳场地。这里有座标记军事训练用地的零号界石，平淡无奇的石柱伫立在几百平方公里的场区中，就像大海里的一滴水。就是这样一个个平淡无奇的界石柱，却让负责场地维护的连队指导员康明一回回梦见，一遍遍想起。

一年以前，还是机关干事的康明受命前往刚组建的连队担任指导员。“什么是我们训练基地的‘命根子’？那当然是驻训部队‘打仗’的场区！让你当管理场区连队的指导员，可一定要带出个好样子！”临报到前，老领导拍着康明的肩膀，眼里满是期许。

坐进巡场车，眼前是看不到边缘的草原和没有尽头的公路，康明的心凉了半截。机关到基层的岗位转变，城镇到山沟的环境落差，领导的厚望、能力上的恐慌、连队工作的未知……康明一路上低头不语，望着远方浮想联翩。

第二天早上，康明虽说昨天晚上没有睡好，还是一骨碌爬起来，拉上驾驶员刘红阳，去场区深处查看。

车子拐出营区，顺着门口不足1公里的水泥路，一头扎进了草原。前方是一条荒芜的路，两边的杂草长得能碰到车窗，被吉普轧过之后倒伏一片，只留下两道鲜绿的车辙。路中间没长草的地方只有一尺来宽，它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提醒人们这是一条路。

“每天早上我们都沿着那条路巡场，它叫边界路。”刘红阳指了指远方的草原，“260平方公里的土地边缘，共有176块界石。”康明不语，默默看着这片草原。

车开了不到10分钟，在一块界石

前停了下来，一个身着迷彩服的战士跑了过来，冲着康明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：“领……领导好！”“呵呵，别叫我领导，我是咱们连队新来的指导员。”康明笑道，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周德帅。”康明看了一眼小战士，细细的眉眼，瘦小的个头，黑黢黢的脸蛋，脸上充满着稚气，领子上的“一道拐”更是暴露了他的年轻。

“刚来连队不久吧？感觉如何？”康明看着周德帅稚气的面庞，想到他独自站在这荒无人烟的界石前，心生疼惜，便聊了起来。“报告指导员，挺好。”这个列兵的回答就像发电报一样简洁明了。

康明抬头细细观察起周围。这是一块藏在草原中的界石，这片草原除了“无垠”，康明想不出什么词来形容它的广阔了。这块界石标清的是军队训练用地与地方耕地的界限。刘红阳介绍道：“小周在这里正在进行封场警戒，场区里凌晨1点有训练课目，他提前一小时过来警戒，防止有外来人员和牲畜进入军事管理区，干扰训练。”“就是说你已经在這裡警戒一晚上了吗？”康明看了看表，7点钟。“是。”周德帅依旧是领首低眉，依旧是惜字如金。

康明认真打量起这个小战士，瘦小的个头似乎还撑不起一身军装，在腰带勒起的地方呈现出一道又一道褶皱。帽檐压得比较低，几乎要盖住了这个新兵的眉毛。顺着帽檐的水平线向下延伸，一双明亮的眼睛藏在后面，透着一股干净与诚挚。

“晚上在这，害怕么？”康明问道。周德帅有点发愣，想了一想，“总得有人站不是？”这是周德帅和康明交流以来，说得最长的一句话了。

这个战士，秀气的脸上表情淡定，眼神平和，即使刻意寻觅，他的身上也找不到多少这个年纪的年轻人所特有的浮躁、自我和桀骜不驯……

“你不觉得很苦？”康明问道。周德帅没有回答，转过身去，径直跑向界石旁边。“指导员，您看这是什么？跟它站在一起，一点也不觉得害

怕！”“界石？”“请再走近看一下。”“名字！”康明带着迟疑的目光走近界石，扫视着平淡无奇的石柱，突然发现了与众不同的地方，不禁大叫了一声。

是的，是名字。成排的名字从界石的顶端排了下来，字体或娟秀或粗犷，或规整或豪放，有的因为风吹日晒已若隐若现，还有的因为字迹潦草无法辨认。

“薛朝辉、刘红阳、夏天……周德帅……”康明念了起来。“还有你俩的名字呢！”康明兴奋地回头，刘红阳和周德帅灿烂地笑着。

“这是零号界石，176块界石环绕着整个训练场。每天我们的巡场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界石是两年前老首长带人立起来的，为了保护好部队的训练用地，跟农用耕地标清界限。作为守场人，老百姓们‘退耕还训’的付出我们看在眼里，我们在这里刻上名字也算立下了看好场区的‘军令状’……”属于他们的故事从刘红阳嘴里娓娓道来，带着一股抑制不住的自豪。康明安静地听着，怀着敬畏的心情。突然间，康明心底里涌出了一股劲，手底下这么多好兵，自己有什么理由干不好工作？

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界石，它兀自立在广袤的草原中，成为守场人的路标和伴儿。它见证了训练场世代的守护者，为了保护军队珍贵的训练用地，所付出的艰苦努力。它送走了一茬又一茬战士，又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新兵的成长……它的身上镌刻着一个又一个默默奉献的故事，记载着微小却也深刻的细节。

在这座写满名字的零号界石旁，康明久久地、安静地站着。

“今年年底，我会带着我的新兵，把他的名字写在这里，像我的老班长那样。”周德帅笑着憧憬道。

是的，明年再来的时候，界石又会多出一个新战士的名字，还会有一个小战士，自豪地跟来到这里的人提起他的老班长和零号界石的故事……

感念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早自习，隔窗仰视，盯着小院。特别是这样的雨天，水润红楼，洗净冬枝；紫槐丁香，站满校园；绿草萋萋，校园煞是美丽。

印象中，西海固的春天永远是黄沙漫漫寒风阵阵，土地干涸欲裂无法下种，人缺水缺粮、缺衣少食。其实这几年精准扶贫，经济条件改善了许多；封山禁牧后，生态环境改观了不少。这不，春分才过，雨水便很丰盛，几乎天天有，是胜景也是幸事。难怪路人边抹下水珠边自豪地说，真没想到，咱这也成个“小江南”了，天下雨！

学校有个叫做“青少年活动中心”的小院，里面松柏郁郁葱葱四季常青。到了夏天，大朵芍药小朵月季，红黄淡粉，姹紫嫣红。小院中央，有个三层暗红色大理石基座，一尊铜制塑像昂首屹立，肃穆非常。“赫光之像”四个字，因年久日深的六盘山风雨侵蚀，色彩黯淡了许多，但铜像闪耀着金属的光芒，熠熠生辉。

每天清晨，一定有几个小学生来到这里，将四周清扫得干干净净。周五下午，照例大扫除。学生们拿起白毛巾，恭恭敬敬上前拂拭，认真真打扫。没有人在铜像前玩耍嬉闹，连最活泼调皮的学生，也是满脸的敬重。

因纪念一位民族英雄，诞生了这座铜像；也因这座铜像，这片土地上，萦绕着一股气节和精魂。

二

穿过历史的尘埃，一个年轻英俊的男人向我们走了过来。他阔眉大眼，颧骨高耸，嘴唇敦厚，个子不高，光头无发，手握礼帽，目视前方，是个典型的西海固汉子。“前方有情况！”通信员裹在一团黄土中，声音高亢激昂。汉子两只丹凤眼，在浓眉衬托下分外冷峻深邃，黑亮的眸子稍稍眯起，像藐视敌人，又像是热切盼望，既有洞察一切的冷峻和睿智，又有坚信胜利的渴望和决心。这个传奇般的人物，有时手提钢枪，肩背大刀，骑着枣红马，从高山大丘里飞奔而来，马鬃飘扬，身后尘土一片；有时步履匆匆，大步流星，机警沉着，随时分析着前方敌情。他的身后，是一群衣衫褴褛但自

诗词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致敬“孤岛夫妻哨”

——写给王继才同志的诗

心向国旗

■卢冷夫

孤岛夫妻戍哨台，心花面向国旗开。人间总是兵肠热，爱国奉献启后来。

英雄无悔

■姜立新

英雄孤岛戍轮台，卅二春秋金石开。天若有知妻不悔，问君何日再归来？

仗剑天涯

■肖建东

卫士之花并蒂莲，常开不败卅余年。浪淘海石千层雾，云影风雷万里烟。仗剑天涯怀日月，枕戈孤岛震坤乾。弹丸之地宜坚守，蜡炬成灰我在先。

感怀

■涂国之

(一)
军人心性报国痴，血色年华价自知。莫道沙场慰藉少，且看强军魂丽诗。
(二)
刀风弹雨几十年，难言从军奉国艰。李广未封何足叹，皓首稼轩心炽然。

幽谷览胜
中国画

程连凯作



文学
作品

长征

第4289期

风雨潇潇话铜像

■高丽君

信满满的军人，那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。他们紧紧跟随着前面走着

的汉子，因为他是军长。万锡级（1902~1931），汉族，字季玺。十一岁入固原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学习，十六岁考入平凉陇东公立中学堂（今平凉一中）。在父亲的沉默中，在母亲的泪花里，少年背起装满了黑面馍馍的褡裢，踏上了继续求学之路。他边走边回头，隔着山卯，家园亲人渐渐远去，再也看不见。不远处，飘来放羊的回族大爷的花儿声：“上去（嘛）高山望东海，亮闪闪，好一条美丽的彩带。告诉白云捎过来，浪花里……”

贫寒困苦的家境，背井离乡的艰辛，学子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，如饥似渴，孜孜不倦。冬去春来，微风吹拂之夜，他独自坐在土山枯岭间的窑洞中，认真地读写念背；繁星密布、冷水拔骨之晚，冰冷的土炕上，他思考着生灵涂炭战火遍地之因。但日影斜照，战火弥漫，偌大的世界放不下一张书桌，书外的世界风雨飘摇。

寻瓦的人

■邢小俊

屋，雨落房坡，声响有时沉闷，有时凄厉，有时像啜泣，有时像叹息。草屋上每晚有蛇窸窣爬动，大人说，蛇是养老屋子的。教授的父老曾羡慕过别人高大的瓦屋，瓦顶上的过风脊，脊上灰的鸟兽，瓦，有平顺安稳之意。大瓦房，听上去便是一种富足。那覆瓦的房屋，曾经是无数穷人的梦。掂起一片旧瓦，甚至能嗅到旧日的气息，是岁月，是天地，是家常烟火。

在教授小时候，父亲终于住进了大瓦房。教授在襁褓中在摇篮里，睁开眼就会看到头顶那片片灰瓦，因为摇篮摇动，看到那片片瓦也在摇动，懵懵、好奇地不知为何物，懂事之后才知道是为他遮风挡雨、祛寒避暑的东西。小时候，疯玩时遇到暴雨，无论雨下得多大，只要躲在屋檐下就有安全感。在他幼小的记忆中，瓦就是庇护，就是温暖，就是家。屋檐下铺成的一溜石子，叫作散水，防止瓦上流下的水柱把地面打成水渠。

那时候没有高楼，在高原上也没有高山，他小时候最想攀爬的是屋顶，那是尘世的顶端。但是，小孩子是不能上房顶的，上房顶的只有大人，他们一般是在连阴雨后上房“检瓦”，把漏雨的烂瓦换掉，或者把移位的瓦复原。

屋子一直在漏，娘说上去看看，肯定是瓦的事。她从一个墙头到房上去，他站在屋子里，看见了一片瓦在动，屋子里的雨停止了。那一刻他感到了瓦的力量。

再大些，上中学的他爬树上树去看瓦，瓦像一本打开的书，瓦的翅膀在夜间巨大的空间里飞翔，一羽清灰。拆瓦时，搭一个长的木板在房檐上，瓦像灰青色的流水一样无声滑落，一沓沓码起来。村里有几间富人家青砖青瓦的大瓦房，砖座，兽脊，瓦顶，楼前延伸出来的有廊檐，支撑廊檐的是明柱，下面是下方上圆的础石。在兵荒马乱的年代，曾经被土匪烧过。听老人讲，当楼房被点燃时，在热力作用下，房顶的瓦呈现出惊人的飞翔姿态，有的斜着飞，有的平着飞，有的垂直飞。

最终，青年毅然走出课堂，投笔从戎，义无反顾踏上漫漫征途。谁也料想不到，从此他走上的是一条青史留名之途。

三

1925年6月，万锡级毅然挥泪告别年老慈父、有孕爱妻，踏上了新的征途。来到开封，他参加了党领导的地下组织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并且改名为赫光。他在成长中认知，在思考中辨识，一些关于青春、生命、理想、人生、追求、信仰、虔诚、忠贞不渝、无怨无悔、埋葬自我、成长新我的思潮涌动；一颗倍受苦难的心，感受到了永跟党走、报效国家的愉悦和幸福。

一个能找到自己信仰并不断追随的人，是多么充实与幸福。为了一个信念，他在偏僻村中奔波，在风雨腥风中跋涉，从西海固出发，在甘肃、河北、山西、陕西，在满目疮痍的祖国大地上，印下了清晰的轨迹。

1931年7月4日午夜11时30分，一个热血沸腾的时刻、一个永留史册的时刻终于到来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在河北阜平，他同谷雄一同志一道发动了“平定兵变”。上级党组织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正式成立，任命赫光为军长。7月26日，中华苏维埃阜平县政府成立，新生红色政权建设开展得轰轰烈烈，深受人民拥护。

这一举震动于华北，震动了全国，敌人无比惊慌。他们不敢贸然使用武力，便使用诡计，骗杀了年轻的红军将领。赫光牺牲时，年仅二十九岁。

四

又是一年公祭时。风雨潇潇中，小院里，铜像前，一个个稚嫩的身影肃然而立，聆听着革命先烈们的光荣事迹；一张张青春的脸庞满怀悲愤，沉重的历史教训在心底牢牢铭记。理想、信念、千千万万的民族英雄，离他们很近很近。

感谢塑像者，用泥巴和铜粉铸造出一个铮铮傲骨、为国捐躯的西海固优秀儿子，还原出一位值得永远缅怀纪念的民族英雄。一丘黄土，是普通人来过尘世的唯一证据。而一尊塑像，标示着几十年后的今天，革命者播撒的种子不但没有根绝，反而在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里，生根发芽，茂盛生长。

此时，微风吹拂，雨过天晴，一抹霞光穿透层层乌云，照亮大地，扫过铜像。英雄无语，微笑着看远处的群山连绵，听近处的书声琅琅……

一片瓦的诞生需要几样世上最简单的事物——水、土、火和人的手。瓦坯子在一个旋转的圆柱形东西上，使泥薄厚均匀，成一个筒状，晒干后切割成三等份。烧瓦和烧砖是在一起的，砖放在火周围，外围再放瓦，一级一级、层层叠叠叠上去，一直盘到窑口。烧到一定程度，要青瓦的话，就把窑口和烟筒封闭起来，往里边浸水，这时候会热气熏蒸。瓦在这个时候在窑里变色，不浸水的话就是红砖红瓦。

瓦，是一个温暖的词语，瓦是人类童年、农耕文明的记忆、心灵的故乡。来自不同坡上的土，制作的瓦就有着迥异的生命体息。人们在熊熊火光旁边，看到火把泥土变成了陶和瓦，把矿石烧成溶液，木头燃烧发出了火光，水又能够把火熄灭。这种现象使古代的思想家想到了木、火、金、水、土是万物的本源。烧制瓦器这件事使得人类向文明跨前一大步，根据五种东西的彼此作用，又产生了五行相克相生的理论。根据这几种东西的颜色——树木是苍翠的，火光是红艳艳的，金属是亮晶晶的，深深的水潭是黝黑的，中原的泥土是黄色的。于是青、赤、白、黑、黄五种颜色就被拿来，成为颜色上的五行了。这个行行的观念被古代思想家用来分析许多事物，音乐上的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五个音阶，天上二十八宿的分表苍龙、朱雀、白虎、玄武四方，都是和这种观念紧密连接起来的。

这些关于瓦的隐秘记忆，在教授的心中埋下了种子，影响着他的审美。他晋升教授后设计的所有得意之作中都有瓦的元素，城市许多大的建筑因他而有了瓦的影子，瓦让他在苦思冥想中获得灵感 and 自信，经常有醍醐灌顶般的顿悟。

瓦虽然越来越难寻找，教授内心深处其实有一堆瓦，让他想起来就心疼——在一个偏僻的关中乡村里，一个五保户老人走了，仅有的财产是茅屋旁边的一堆瓦，这是他多年的积蓄，他的梦想是有一天住上有瓦的房子。每捡回一片较为完整的瓦，他都要精心地码放起来。他走了，那堆瓦不知道谁把它们遗失在茅屋旁边，它们像老人生前一样，没有可去之处。

没有人能看上那堆瓦，内心珍惜瓦的教授当然也不愿随便拿走老人积攒的瓦，瓦失去了主人。夏天来了，疯长的草把那堆瓦覆盖住了，冬天，野草塌下去，那堆瓦又显现出来，生了一层绿苔，阅尽沧桑，却有一种掩不住的辉煌……